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二十七

元 吳澄 撰

經解

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之所以教故以經解名篇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易良以豉切屬音燭比毗志切

此以下蓋記者之言篇首先引夫子一語而推廣其義謂入到此國見其國內之為人如此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民也溫者如春陽不嚴冷也柔者能婉順不剛戾也敦猶篤也厚謂不佻薄詩優游感諷辭不迫切不直訐人過而陰道人於善疏謂開明通謂透徹書載古先帝王之事使人心識明徹上知久遠樂之聲容器物非一甚為廣博悉須備具而其大要則以消融查滓蕩滌邪穢使人心境平易歸於善良易剖判人事之吉凶如水清瑩照見底裏而擬議天道之幽深未易窺測恭謂不慢侮儉謂不縱肆莊謂外儀之整敬謂內心之一聯屬聖筆所修之辭比並各國所行之事或事同而辭異或事異而辭同即

此而觀可得聖意方氏曰莊子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孔氏曰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容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教人是詩教也長樂劉氏曰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若文武之道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則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澄曰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探索天道之幽深或害於心思儀文繁縟

或煩勞而使人厭義利參差或棼亂而使人惑馬氏曰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應氏曰樂正崇四術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侯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删定讃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既廣

其傳又慮其敝故有此言澄謂先王但以詩書禮樂為教而未嘗以易春秋為教況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削僅終而夫子沒矣豈有夫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澄故以為記者之言而非夫子之言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篇首一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謂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合其德也德配天地德極其大矣而天地之間雖萬物之至衆至多悉皆兼利焉則其德之周於小者又如此與日月並明謂與日月合其明也明照四海明極其大矣而四海之內雖一物之甚微甚小亦皆不遺焉則其明之周於小者又如此方氏曰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

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朝音潮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珮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鸞和皆鈴鸞在衡和在軾前所以為車行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氏曰朝祀所乘之車鸞在衡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異於乘車也方

氏曰朝廷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向晦而息之時也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故曰度百官化之而用舍得宜萬事從之而先後得序也澄曰仁聖禮義性之四德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性中之德苟非四德則口不道謂無龐雜之言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上文謂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葢以大德敦化者言此謂天子之一靜一動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葢以小德川流者言詩曹風鳲鳩之篇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為天子也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

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去羌呂切王于况切

號謂徵名令謂命戒號令便於民則民悦以不乖戾故謂之和上親其下如父之愛子下親其上如子之愛父交相親愛故謂之仁民所願欲不待下求於上而上自以是與其下如四時之有信不速自至故曰信除去天地之害如堯平水患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

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孔氏曰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

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縣音玄長知長切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澄曰衡繩規矩者制器之則禮以正一國之民猶衡繩規矩以正器物也器物必正之於五則然後其輕重曲直方圜皆得其實而不可欺罔君子謂在上之人兼霸王而言審猶言詳定也君子詳定此禮以齊其民則民之善惡情實畢露其從於禮者為善違於禮者為惡雖姦詐之徒欲作偽以欺罔其上而不可也誣謂欺罔也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稱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

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

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切夫音扶坊音房）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婚姻謂嫁娶也婿曰婚妻曰姻自亦由也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婚姻之施於男女義亦若是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大有淪胥故以比亂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孔氏曰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猶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崖業禮敗則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滛辟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辟匹亦切行下孟切遠于萬切差初隹切

鄭氏曰若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不至謂夫親迎而女不至不答謂夫不答於婦鄉飲酒禮明長幼相敬讓若廢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也喪祭之禮所以教朂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

常相存念若廢不行則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矣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此覆說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婚姻次鄉飲酒乃至聘覲也后林葉氏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微化以使人遷故徙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澄曰微謂未顯未形謂未見前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也禮之尊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它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遏之也故又引易以證之而為第四節之結語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儻或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雖若豪釐之近言其差甚小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繆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山陰陸氏曰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右記論禮之辭凡四節

禮記纂言卷二十七

禮記纂言卷二十八

元　吴澄　撰

哀公問

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哀公二問一問禮二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孔氏曰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鄭氏曰不足以知禮謙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

大

孔氏曰否止其譙也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澄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禮之問也下文乃詳言之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長知兩切別彼列切數色角切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故以事天地之神為先節者事天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

皆有節也方氏曰天地言神則下所言者人而已君臣上下長幼有貴賤尊卑先後之位故以位言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婚姻則二姓之所合踈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也會節觀其會通而為之節文也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婦黨曰婚婿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閒見曰踈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行五而至於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其尊之

問也君子先能自行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己所能以教百姓使之亦不廢其會節禮者嘉美之會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者行之不責其備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鄭氏曰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節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澄曰有成謂無毁缺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續也君子以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毁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其者將然之辭順謂民皆由禮知禮有順無逆也然後又教之以喪祭之禮蓋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教之以儀等嗣之皆施於生人者也生人之禮略備則教之事死如事生焉慎終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喪筭筭謂數也服之精麤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奠吉祭並有鼎俎豕腊蓋兼凶吉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燕居節謂居處之節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渚居山各適其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就安其居節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生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者居民之官見哀死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方氏曰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豕腊器不止鼎俎各舉其一爾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

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孔氏曰祭祀之末同姓燕飲會序宗族也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幾音祈

醜猶惡也禹之惡衣服卑宮室是也不雕幾不刻鏤言質素不事華飾雖國家豐盛之時亦如少儀所言國家敝靡之時也不貳味禹之菲飲食也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斂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富而後可教也方氏曰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利孔氏曰君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古昔君子行禮如此刺今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好呼報切厭於豔切敖五報切午五故切當丁浪切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澄曰上所言謂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至與民同利也下所言謂好實無厭至不以其所也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謂專意自縱不順衆心守道者被害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方氏曰好實無厭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傲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

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當所欲不顧義理也動皆失其所故曰不以其所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七小切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山陰陸氏曰言百姓陰受其賜也輔氏曰辭謂辭說澄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正謂身之所為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民從之葢百姓所從在君身所為若君身不自為正雖有政以正之百姓何能從之哉大學傳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也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切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澄曰昔齊景公問政夫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答哀公之問又先之以夫

婦別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諸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逆敬切舍音捨與音餘

鄭氏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孔氏曰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敬有大小第敬之極至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欲使婦亦親己也與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不愛重而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方氏曰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己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始於夫婦之間充之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曰其政

之本與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澄曰治猶治水之治謂整理之也君之為政欲使人各遂其生而已故曰愛人有禮則人各安其分不至争亂而得遂其生是禮者所以愛人也親迎之親已自親行也下親之之親合比為一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輔氏之説差優考之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為妻則是哀公未嘗行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政而言及於此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好呼報切）

輔氏曰顧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鄭氏曰已猶大也恠親迎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澄曰言配合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周公之後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内主故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之主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焉於虔切）

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固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澄曰或云上固字如孟子我固有之之固如中庸固聰明睿知之固猶言故也素也蓋固陋不知所以問人若非素來固陋無知何得因問而得聞此言也此答辭與上一節意同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大昏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自推廣言之鄭氏曰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之位配天地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呂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馬氏曰物恥恥之小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國恥恥之大也昔廢而今舉謂之興方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婦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而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正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之國之哀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先於此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愾許氣切大王音泰

孔氏曰有道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方氏曰妻主於內子以著代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尤不敢不敬也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忿言不反皆敬身之道也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乃敬其親也石林葉氏

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儆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然至於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益得於政矣鄭氏曰愾猶至也澄曰象猶云所儆法也君能敬身敬妻子而百姓儆法之亦能敬其身與妻子是君能敬其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其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其妃以及百姓之妃也國家順謂一家一國之人皆能敬此三者其心和順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

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方氏曰辭者言之文則者動之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行可以不慎乎馬氏曰言動者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上者人之所視傚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故能成其親澄曰過謂差失敬身者慎於言動不使差失君上一身百姓之儀表言動者身教也命令者言教也君身之言動無過則百姓視傚不待教命而自能敬恭敬恭者亦如君之敬其身也成猶言完全也親者身之本此身能敬則人推本於其親是使其親亦為完全之人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之名也已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也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達則居是位窮則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澄曰君子者成人之名以其人之完全無虧而以是名之也吾能敬身而百姓推本吾身所自遂謂吾親為君子君子二字之名完全其親者之名也蓋言以其親之德完全無虧而得是名也君子者成其親之名猶言君子者成德之名云爾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

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愛人者天下之人與吾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愛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欠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澄曰不過乎物者處事皆無差失也苟事有一之差失則此身不可謂完全而無虧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

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又因樂天二字而問天道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己子思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天道之可貴在於不已日月東西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耳故以如言之閉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數千萬年之久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有為之之迹物已完成則粲然著明而可見此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愀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惷昌容切愀子六切辟音避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言惷愚冥煩不能明理此子之心所知也蹴然敬貌澄曰惷謂無所覺愚謂蒙昧冥謂無所見煩謂惑亂志或讀如字言我之不明子固志記於心而知之矣蓋謂聽孔子所對之言無所了解也蹴然不安貌孔子承君之謙抑故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後對孔子旣以不過乎物四字荅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仁人者能全心德之人孝子者善事父母之子仁人盡人道孝子盡子道故並無差失之事事親如事天者孝子也事天如事親者仁人也然仁人能兼孝子之行故先言其事親如事天而後言其事天如事親孝子雖未必能盡仁人之道然其事親也無一事之差失故亦可謂之成身真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予我以是理而我悖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孔氏曰哀公問畢有謙退之辭謂寡人既聞孔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己之才弱無奈後日有罪失何孔子答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鄭氏曰善哀公及此言也

右記問答及福之辭

禮記纂言卷二十八

禮記纂言卷二十九　　　元　吳澄　撰

仲尼燕居

取篇首四字為名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音汝語去聲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澄曰居坐也

侍謂侍坐三人侍夫子坐夫子汎言及禮三人者起立夫子使之載坐而語之以禮也孔氏曰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方氏曰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滯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貞仲切

方氏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所以為越席敬言其心共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給論語所謂口給也澄曰中心雖敬而不中禮節則行或朴野而近固外貌雖恭而不中禮節則言或捷給而近佞彊勇銳進而不中禮節則陵蹴雜施而不順序故謂之逆給者指子貢之失也輔氏曰越席而對己違於禮矣故以敬

恭勇不中禮撓之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旋也

子曰給奪慈仁

上既言野給逆三失矣此又特言給之一失者爲子貢言也仁者内心慈愛重厚寡言取給於口者失其本心益木訥近仁巧言鮮仁也輔氏曰徇外者忘内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鄭氏曰子貢辨近於給奪猶亂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後同

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失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産母

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為過不足者為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并言之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夫音扶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葢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余喪去聲

鄭氏曰領猶治也好善也應氏曰領謂揔攬收拾之也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益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益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其經益有三百此於吉禮止言郊社嘗禘凶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饗賓軍二禮則言不及之益舉其要以該其餘也郊社之尊敬報本嘗禘之

孝愛追養饋奠之情文致哀射鄉之儀節閑習食饗之恩意隆厚皆溫然慈良之心所發見故謂之仁能此五者則其餘諸禮皆可能也五禮先吉禮故以吉凶嘉為序儀禮篇次則先輕後重若依儀禮之次則此五者之目食一饗二鄉三射四饋奠五嘗六禘七社八郊九也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方氏曰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義而自嘗禘以下皆言禮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知兩切朝音潮量音諒錯七故切

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之問矣而又更端自言以盡其意上所言之禮有五此但言郊社嘗禘而不復言饋奠射鄉食饗者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此五者之禮義則治國之事易易爾遂推其功效如

下所云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之閒皆是閨門之內謂一家之中三族謂父子兄弟官爵序謂貴賤有等田獵以講武教戰戎事閑習其效也軍旅以全師克敵武功成完其效也猶恐五者所該未盡則又析言居室用器食味耳所聽之樂身所乘之車皆合禮制祭祀而鬼神來饗居喪而哀中其節教學辨說之所言從其事類官屬之所職皆稱政事之所施皆當亦是得禮之效猶恐十者所該未盡則又揔言一切加被於吾身錯置於吾前者凡衆事之興動無一不得其宜亦皆得禮之效也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嘗禘所以仁天地人之鬼神而此又言鬼神得其饗言明彼郊社嘗禘推而用之於羣小祀則鬼神皆饗也饋奠所以仁其已死喪之親而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喪紀則溥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言

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後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也上一條答子游以五仁者本也此一條推言五有十一得者效也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孔氏曰度謂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按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註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歷志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

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方氏曰車得其式者作之衆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衆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加於身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摠而一之之詞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

其别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筞軍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相息亮切張勑良切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

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别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孔氏曰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每事失禮則無以為衆人倡始而使和合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音汝眂古犬切縣音玄闋古穴切籥音藥中貞仲切還音旋齊在私切

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揔命三人使同慎聽謂吾語汝以禮曰仁鬼神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共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苟能知此九者則雖窮而在下處畎畝之中無聖人之位而其所知之禮固皆聖人之事已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之禮也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之

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藹然親厚相愛之心故曰知仁焉中規矩采齊汎言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俱有儀則也雍者周頌篇名祭畢則歌此詩以徹器因名其詩為雍徹振羽者周頌振鷺之詩迎賓獻賓樂賓之時既以有禮而知其仁及至送賓之時禮已畢矣而其仁如初無少減殺於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無一事不在於禮言其心存於禮無時不然也示情示德示事覆觧上文行禮之意示事謂示以武文迭用之事孔疏謂下管

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因下文覆觧而知其說之然客出句絶以雍徹以振羽各以三字為句舊讀雍字句絶又讀徹以振羽為句者非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縣興金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也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也者循理之序也樂也者中節之和也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孔氏曰詩能通達情意不能習詩則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不

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陳氏曰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不能詩則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不能樂則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薄於德則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俚是也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澄曰此蓋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禮器曰苟非其人禮不虛道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

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音余夫音扶

鄭氏曰夔其窮與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孔氏曰素謂朴素偏謂不備具澄曰夫子既言不能樂者於禮素薄於德者於禮虛又言行禮在有德之人子貢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窮謂不達也古謂年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先曰古之人與者

自為問辭後曰古之人也者自為荅辭也夫子謂禮樂二事專能其一不能兼全者曰素曰偏均為不備然今人謂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葢夔當時為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旣是年代久遠之人莫可詳知則不可臆說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語去聲女音汝復符后切綴貞劣切樂之音洛夫音扶朝音潮長知兩切

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鄭氏曰言禮

樂足以為政也所治所以治也所亂所以亂也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為瑞應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置之一處也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言夏五服周九服之界域男女言一身之別外內言一家之限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蒙

鄭氏曰昭然若發矇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澄曰矇謂以巾冪其目發者徹而去之也此篇子貢問者三子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三子侍坐皆得共聞故紀者於篇終總結之謂三子者既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禮記纂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三十

元 吴澄 撰

孔子閒居

孔氏曰退燕避人曰閒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邱改切弟徒禮切夫音扶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烖也
方氏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内以達外
故曰行横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敗者成
之對不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孔氏
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覩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
離四方有福亦先知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廣
安游氏曰有敗而先知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達於
天下為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樂易之君
子為之
父母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音洛

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謂使民各達其情禮謂使民各得其理樂謂使民各樂其樂哀謂使民各哀其哀吾志之所到能使民各達其情各得其理各樂其樂各哀其哀而天下平矣此志所到人之耳目不得而見聞而充塞乎天地之間如此方謂之達禮樂之原非豈弟君子不能也鄭氏曰至者至於民也民之父母者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呂氏曰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也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志與詩其感發之始至者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無者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吕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其命音基逮大計切選宣

面切匍音蒲
匐蒲北切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游
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寛廣静密天下之樂孰
大於此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不可選擇之際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愛以仁存心也輔氏曰
古之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讀者各隨其
事以觀之夙夜基命則無時不和逮逮不可選則無
動而不節匍匐救之
哀不必見於服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曰服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
也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楊

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以豉切下同畜許六切聞音問

孔氏曰此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氣志而已二云既得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是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者也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禮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廹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已

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内恕而施於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勞力到切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也澄曰勞謂安其居節其力使勞者得休息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方氏曰天之髙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音躋假音格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

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是其奉天而無私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氣之下舊重出神氣風霆四字今删之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清明在

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於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者欲將至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張氏曰者欲猶言福澤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澄曰教謂天地之政令聖人之清

明與天地同德故其如神也亦如天地之政令及將興王則天地必先為之朕兆蓋天地聖人合一無二故其交相感應如此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義也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

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取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真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澄曰周初人才衆多此文武將興之祥借申甫以喻周初所生之賢魏氏謂甫申之生由文武二王積德所感此以辭害意者非引詩假借之意然其言精深故兼取之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聞音問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明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

四國大王之德也（大音泰）

鄭氏曰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崧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非大王之

詩也然大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太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儆此蓋言三代則非止禹湯文武澄曰文德浹洽於四國亦是令聞大王之遷岐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其令聞之孚於人者如此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衛切

鄭氏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禮記纂言卷三十

禮記纂言卷三十一

元　吳澄　撰

坊記

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坊民之義故曰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音譬舊讀為邪僻之僻與音餘

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下云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德逸德也孔氏曰君子坊民

之過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法令以坊民之貪欲鄭氏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慊口簟切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為富貴貧賤之法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各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

閭相睸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禄爵之薄亡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古報切下同樂音洛乘繩證切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為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雉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此謂大都三國之一方氏曰制國不過

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所坊之事不止於民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別彼列切下同朝音潮

下同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决微謂幽隱不著方氏曰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葉氏曰章疑異於决疑疑者以同而異章言顯也决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以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別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大小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

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息亮切

盍音渴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孔氏曰曷旦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方氏曰盍旦即月令所謂鶡旦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

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遥相怨貪爵禄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孔氏曰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方氏曰禮以卧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一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音背下同畜許六切號戶羔切

孔氏曰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亡者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偝以

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技其綺切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澄曰讓謂賢者之德藝謂能者之技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與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始豉切涖音利蕘如遙切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孔氏曰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引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己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己也引詩斷章證人不怨己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洛切

讓善與上章不爭同孔氏曰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

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烏乎火吳切

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式氏切讙注音歡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不以已善駮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匱其愧切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瘉羊主切

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寛裕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以衣於既切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乗其車車於身差遠也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羊尚切

鄭氏曰辨別也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並必亦切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孔氏曰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方氏曰此言父子不同位曲

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位則一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悦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内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知兩切

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方氏曰敬老為其近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事也方氏曰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内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没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非芳鬼切食禮音嗣饋其位切淪音樂寔與實同

鄭氏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謂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孔氏曰非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非薄廢禮不行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方氏曰此篇所記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切醍音體卒度如字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酒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以此云示民不

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倣法方氏曰質在上文在下示民以此豈有沉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霤力救切飯扶晚切牖音酉

孔氏曰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鄭氏曰每加以遠

遠之所以崇敬也㸃或為堂方氏曰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壙古晃切

孔氏曰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鄭氏曰周於送死尤備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争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方氏曰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言奚齊殺明年而卓子弒孔氏曰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踰年稱君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

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喪父喪君並平聲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速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專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君子謂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官似欲速為仕也陸氏曰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春可晉可也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謂不以

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賤行下孟切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私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

取利者乎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禄不務其事孔氏曰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禄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遺民去聲遺秉平聲斂上聲穧子賜切葑芳容切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葍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孔氏曰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遺利遺與民也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為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谷風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方氏曰祭饗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畒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七樹切後同從子容切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别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别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媒所以通

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佚乎媒幣吳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起呂切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泰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孔氏曰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也

〇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殺音弑一如字繆音穆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孔氏曰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遍切辟音避遠去聲下遠色同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有淫泆而亂於族好呼報切

泆音逸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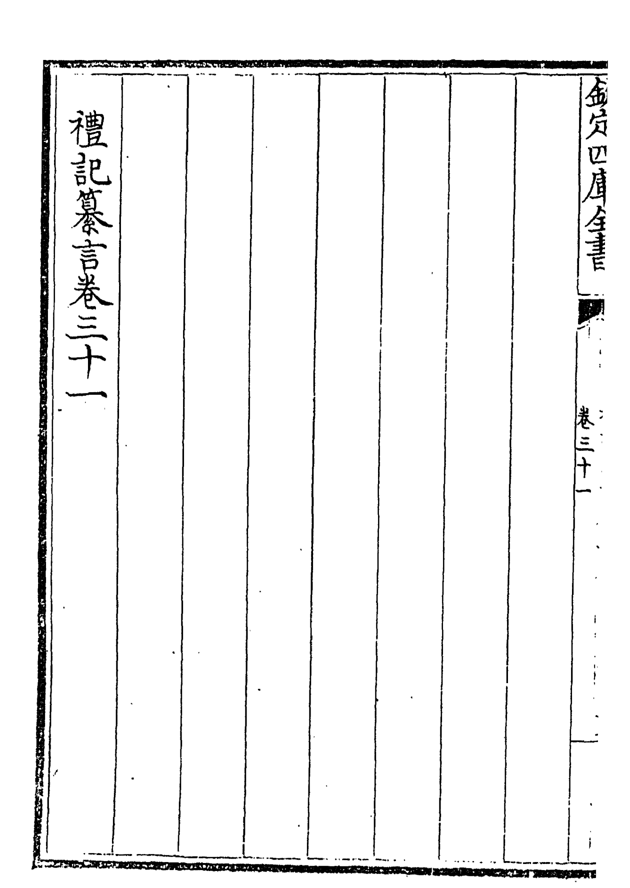
亂於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魚敬切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孔氏曰婿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婿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方氏曰昏禮父戒女母違命母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三十九節



禮記纂言卷三十一